

藥

地

炮

莊

樂地炮莊卷之五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季人弘毅集

春序行者
蕭伯升跋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天道第十三

讀太白長古詩
語太多更讀淵
明于長老詩半
淡之句愈覺尤
能可悟乎本乎
正莫奇乎上
公安可曰高張
知易然於此解
花情堪嘆行藏
豈謂閒飲樂工
比人資之藥高
故漢更穩開工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
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于天。通于聖。六
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譬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
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
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

之鏡有如此者
許伊善讀莊子

聞于特言作文
注邊鼓打得極
委中間也少不
得我下此是莊
子中間幾下耶
愚口中邊分不
得只有疾徐中
韻發找詩實前
已試越越看但
恐手不知心
潛曰何處非天
地之心附復乃
見附其日以刻
擇物則利以手
擇刃則傷其如
不其復休復始
復為復復復與

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偷矣。虛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
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
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
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
名顯而天下一也。

王弼曰。復者反本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

上之迷復有礙
其非不善者否
枯樹屋前差路
多顯佛無黃淺
恒拔恒皆燈可
之所不免者矣
慧向借肉請自
平哉

魯岳公曰務瑋
而迷之示創則
日翻緊務因而
申之以明守則
日拾濬端亦習
天使然而創與
午西夫之張三
務口徒資口耳
無辨身心乃說
路耳照心非動
料謂先說後先
妄心亦照將謂

藥地地住

則靜靜非對動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也。

東坡荅畢仲舉曰陳述古好論禪。而見鄙爲淺陋。嘗以龍猪肉解之。爲出三界。遂作佛乎。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

陽明子曰。理無動者也。循理則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不則雖稿心而未嘗靜。良知之體。本自寧靜。卻添個求寧靜。本自生生。卻添個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不如。此佛氏之學。亦未必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致良知。徹首徹尾。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卷之五

天道

二

七長用

波印水干無照
無是將以安為
照以照為安干
阿不看等故靜
也并故正也試
問君臣道合與
作有君有臣耶
與作無君無臣
耶即是判語。

今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所謂斷滅種性也。
高忠憲曰。聖學不全靠靜。精神短弱。須靜養豐碩。
舟曰善。貫動靜。八卦惟艮表止。而子曰動靜不失。
其時。樂記動靜之間。邵子會焉。老莊從坤入。守中。
非時中也。佛體閻中而立處。即真。乃時中也。

魏善伯曰。自謂性直。必粗躁暴戾未除也。自謂性
朴。必鄙野苟且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昏散
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拗矯僻未除也。人各一弊。
而取似美者。自寬。非自欺耶。惟平心。乃能自見。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爭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平。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謂萬物而不爲泉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于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枳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游。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

君臣道合總是一心。君生于此，話作兩說，不曾消融，何怪後來。欲作許多層數，而只讓頭上安。頭之大帽，聽三。地要見。鄉曰：工無爲于。利木而有爲于。用斧至無爲于。親事而有爲于。用反悅州漢作。人傳手爭相老。方國同用，不見。

心以畜天下也。

楚辭吹豳即豳今口義本作豳說也。

沈括曰：易妙二畜，拔曰乾所少者，學同與艮畜之。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智本演為心成
頌于嗟曰由帝
創立萬古法
則亦神蹟一躍
神發百州天下
常矣帝何留動
自謂動萬物用
人皇誰知泰閔
窮談之生教。
衡環九洛猶言
上下四維之先
縱橫九變猶言
古往今來之宜
德末于本。猶本
于末。一念原元
階級時來自其
羅經透過並前
並後仰盤托出
方圓華嚴樓閣
彈開毛羽全彰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
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
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正曰。靜敬入誠。用在循理。正寤理時。有二心乎。有
為無為。言有無之質也。因舉費隱混關焉。寤過乃
能不惑。君臣道合。悟其本誠。理亦化矣。物物而已。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乎主。詳在于臣。三軍五兵
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設。教之末也。禮法
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

主佛不見這是
法住法位世間
相常住然須三
寶山水乃知甘
苦輪經致歷同
時是誰著然

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男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敘，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誦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誦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云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

下於其義理謂
之序陳義卒曰
倫之無家處是
性性之有象處
是倫滑州曰淵
論有無評要在
乎中節耳祇為
天無先後不覺
窮其歸家所以
折攝離散便為
諸方雲霧
知所先後此顯
毫也知然先無
後之為顯先無
此密也知顯
即是密下到此
始不為巧言先
著者之所惑莊
子對戰國之徒
謂後下之於而

非聖人之所作也。正曰。在愚專謂食色為性。道理

為聖人所作。而說隨又抹撥道理。以補之。故儒明

性理而徵其固有。何如達人口中一句證明。

杖曰。序數存焉。別即是。總此莊子之六經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

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

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

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

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

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為此則累弊盡
耶果畏天命亦
是金穀重重顯
主專

休去九變約也
費隱商合若臣
三玄因而不言
賞隱只言出入
附而計其出入
且言用不用本
自妙叶有續此
輸者否莫以一
本驕冠環何妨
九折適羊特

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

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

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倒道而言音悟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

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

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

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

所以畜下也因任者因事也

正曰不川九折姑作兩句一則森然辯別之名分

本無來去歸今
作麼生實從有
經登惠膠接然
財珠倒天地掉
出前頭供一尊
神主何其即當
費力耶曰即舉
繞易坊
无悉曰微塵者
我實處也老子
原身羽化爲
牛毛將以輕下
爲鳥山誰信免
歸見關吏取不

時位也。一則於穆浩淵之神明變化也。究不可離。卽器是道。故雅言以畜之。天道不可驟語也。遠人而偏言天道。正是辨士一曲之人。

昔者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做無告。不廢窮民。苦厥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莫爲黃天地而已矣。

正曰：繫傳只從天地說起，而先後在中。

謂持蓋西藏中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

東方伯兒夜窺

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

五七難曰：新龍

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繕十二經，以說老聃。

亦或說：受有曰

中其說曰。大音諷，顧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

三推當新無說

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山不下注：駟，音

不義則不生。仁義，與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道入耳作阿，音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一作勿，懜兼愛無私。此

如何是仁義

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音幾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

道也。程本：道

乎？無私焉，乃私也。天子若欲使天下無天其牧乎，則

日道也。指程本

從得樂鼓，則乎。

顯不是關人關
不說三時精神
一久條。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

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居端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

趨。已至矣。又何傷傷

反

乎。搗仁義若擊鼓而求亾。

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徵義藏名也。六經六律爲十二。

曹心易曰。玄士矜高。恣士持格。則剿天地。傷帝王。

供衆氣而已。大人至至人而不在于至人。故立政。

府而後能公。享無爲之性。正是緣于不得已。其所

以然。豈憂廟御乎。

士成綺見老子于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趺。

古顯

而不敢息。今吾觀于

身約曹山曰知
有則得用免則

本無得脫者亦

縛脫者則老就

山各別老子于大
似伯士成精一
皆送歸則不
無極更不少
名矣既如形影
自有類例名究
以竊過者其爲
動持也發機也
又執若繁馬而
止者屬芳草歇
特留怪地良首
况豈枉地插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粟，而棄絲不仁也。生熟不盡於
前，而積飲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精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
巧知音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
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質，人與之，各
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
綺馬，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
虛然而日衡然，而瀨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繁
馬而止也，動而持廢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視于察，凡
以爲不信，過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爲竊，音會，百日止，竊也，罪厥也。

將謂遠磨奇怪
誰知翰抄翰
文字後來翰抄
者以不遇文字
爲不立文字世
意識之義矣曰
兩面片皮平
也了也

呂曰：邊竟非遊于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襲之。

夫子曰：天道于大不終，于小不遺，故萬物備，而廣于

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

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手而不足以

爲之累。天下奮楹音丙而不與之偕，審乎無似而不與

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

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

心有所定。夫棟，則初一作榜，周禮用之。

正曰：標不與偕，龍無首也。定字明知止無縛無脫。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

卷曰以事觀之
即有不識問空
如例竟得樂曰
實腹自容後藏
史空心正賞轉
輒人曰起心即
助歌下即忘如
何和厚樂曰高
低自信絃歌合
甘苦超于斧斲
數曰心口手俱
下知又云有數
有焉是誰數得
出樂曰屬指圖
書款不得當堂
日月自知時別
且了事備獵可
耳因舉妙真別
嘉杖不作吞話
聽侍者曰吞即

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
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去其貴非
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
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請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
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邪。
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矣。矣。曰。然則
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
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成。輪扁曰。臣也以臣

曰者居門凡令
入室也

僧則一切諸佛
及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皆從
此經出。其道如
何是此經高。且
經曰學而第一

李蘆子曰。南十
解中。從容中道
十輪。輪斷輪行
所無事乎。但惠
文君一悟而得
養生。恒公遂無
轉語。恒公習
出惠。下于書
此一段以待後
之真。讀書者

與離文字皆不可也。非即非離亦不可也。

侯廣成曰。凡書之傳于其異。不于其同。而備全不
與也。于其識。不于其文。而純盡不與也。別路奇本
恰生。戰國使之以廢中權。天之成莊子也。巧哉。

杖云。學而時習之。則知有數存焉。于其間而自得
之也。又誰知。斷輪子能以精相而醉千古之人哉。
宋未有序。晦山雲居賦曰。文字見除。雖譚說皆妙。
義何況。詩賦耶。文字見立。雖棒喝轉語。都是文字。
譬鏡照物。物還其物之則。毫髮不與。鏡無缺也。若
圓佳。雁入鏡而礙矣。卽圓如來妙相而礙凝甚。

無端讓周嚇得
帝釋天口如扁

担可憎至感不
合祖師禪柳陰

講師茶飯。

笑言曰野馬飄

蕩而不動蕤嵐

微垂而常籠江

河鏡注而不流

日月歷天而不

現陳評道但抄

筆論是以蒼天

運來妙在坐感

和不作清龍勞

破三玄作兩邊

在个天下不敢

違此方是真祖

師禪

李道子曰支者

枝也生而必極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孰主張是孰
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織而不得
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
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濞樂而勸是風起北左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嗑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
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天下藏之此謂上皇

意曰黃帝表新濟陰洛卽九洛也虛舟子衍河圖

干者幹也持刀
為常極于常字
尚解不通何言
運乎處乎聖人
卷質化育不外
變理陰陽皆知
變理之運不得
應不得乎空照
下土莫是下風
若者耶律藥回
特備此者謹
詰曰過孝不及
孝巧于藏中而
費情口齒耳不
可為火侯之獨
勝西而帶累易
習之手足
迂口老而更侯
根可其股及十
母來登水而歌

為洛書足證易範皆用九洛中一。旋四倍八而綱
維具矣。此非人思慮所及也。莊子所謂本數未度
其備乎。質測運處。岐伯云大氣舉之。佛以空配四
太攝于見識會于惟心。此篇答在問處會否。

商大宰蕩問仁于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
至于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孔子夏若弗聞而過之何其罪大果是包荒說故耶兼并固有道耶真是其人則得耶管司寇若見黑駒者當比尹譖之例耶抑弗聞耶誠焉指口者多古成說正不可少翁山曰批覆而原張不置一語與楚狂趨而避之有同異否此處不明何能兼忘一扣一避何謂兼忘杖云惜乎此老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

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道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于萬

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

以道不渝。前章表兼。此章表先。

杖云古今之人物。在皇帝堯舜周孔之化育中。何

嘗不兼忘天下。何嘗天下不兼忘先聖哉。

北門成問于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吾

藥地炮鹿胎

卷之五

天運

十一

此處軒

生于釋宗佛法
之前使生于宗
教之後則又何
讓馬祖石頭之
機用哉以故到
了愚而道處便
不能打破潭池
而披弄青州布
衫也愚曰莊子
生馬祖石頭後
則正咬青州布
衫為槽粕而毒
到數株之矣關
天地眼者容天
地間之耕伐客
天地間之醫脈
俠宗天地間之
披弄青州布衫
早領乘袖如足
已耳噫

始聞之懼。復聞之忘。卒聞之而致。溘溘默默。乃不自
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
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
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萬物。夫至樂者至此三十五字原是註誤作大書。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
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沈光其聲。蟄
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或一
生。一憤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
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
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院滿院。

一種沒絃琴。是
誰彈得妙。不知
成連爲上。感通
幾人。

宋祁曰。名天以
上帝而亂之。未
必謂類方。益耳
與金息。如人者
也。以人學天。引
天以自近。親之
也。露殊寫金瓦
入。抱竹。無所加
其德。可矣。鳳未
始來。默未始舞
也。百工罷行而
默。參其間。何惟
也有如。顧考來
俗。將見。竟與聞
然于堂上。顯默
則莊于正。恐人

樂也。何也。仁

塗御音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縛。其名高明。是故鬼

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于有窻。流之于

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

而不能及也。儼然立于四虛之道。倚于楸梧而吟。目

知窮乎所欲見。方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克

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息之聲。

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

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于無方。居于窻冥。或謂之來

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世疑之。稽于聖人。聖也者。達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機

樂也。何也。仁

天運

仁

仁

誤解曲意故自
家遺于采儀半
舞之中一場魚
龍受術
驛忌聞齊威王
鼓琴而善之以
大絃濁以吞理
者君也小絃無
折以帶者相也
櫻之深醉之輸
者政令也對踏
以鳴大小相益
回邪而不相管
者四時也非惟
語音治國家辨
人氏皆在其中
風王午聞之接
劍以爲歎已而
乃授以相印何
且補補忘之泰

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森

標音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

天地苞養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

者始于懼懼故崇音吾又次之以息息故通卒之於

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辰日其所言者非樂之謂也以聽者爲主又高

杖云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不過是始作

翁如從之純如繳如繹如以成女還知樂之所自

來乎今黃帝與北門成說樂又妙于孔子而昌言

之亦當知所可知與所不可知者之所自來否

故道乎。一部注
亦相印也。今亦
子口惡故道惡
之節制有衆氏
夫魚風之南末
二管開此鈞
杖云此借孔子
自有蒼天志不

農父曰。荀子偏言立于禮。莊子偏言成于樂。聞諸
鹿湖夫子云。禮自外作。樂由中出。蓋禮乃建中于
中節之私樂。乃和合其未發之中。書訓而詩興之。
春秋衡而易統之。皆禮樂也。禮運學味。成于播樂。
以安天運。愚故載道。兼弁妙矣。曾聞楊椒山之言
元聲乎。乃冒總也。損益節度。以定清濁高下之旋
宮。則九洛五常之帝則也。

孔子西遊于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寤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易有之。未陳也。盛音以篋衍。中以文編。尸祝齋戒。以

向如來行處行門庭施設何妨

應時通變。

天地以萬物為

芻狗。至人以天

地為芻狗。聖人

以至人為芻狗。

有得夢者否。

棟曰必欲刺衣

冠為裸袒。與木

後阻何異。鏃鐘

鼓玉帛為芻狗。

而蓬風為鬼魅

也可。猶天。

非生顛倒英雄

者弄芻狗亦身

貪步無事。豈目

來亦其芻狗而

已。已忘教。豈必

且。豈必。

且。豈必。

且。豈必。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

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

不得夢。必且數眴。眴眴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

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于宋。削迹于衛。寤

于商周。是非其夢耶。圍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歾

生相與隣。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

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

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肩背非舟車與。今斲行肩

于背。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

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察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較曰觀而多竟
使人覺其凡觀
于此者皆將空
而實于我。一不
全則論者失矣
語有反而相成
佛子意而竟其
獲而借悟而無
及豈可與疑人
道惑者曰明
天地亦遠也
此遠中如何
當求惑者曰

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
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
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
祖音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
斲音齧。攪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
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音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
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寤哉。師金魯太師
名余勇有結

勇爲狗。巫祝用之。行奇也。蘇取草也。狀狀也。或作變。夢中怪也。靈額曰。腹正曰。法度可變。禮義不變。只在經。惟中節耳。究竟一切皆本不變。

杖曰。真個只可行于周。不可行于魯乎。果然。莊子何以責天下不爲三代以前耶。多少人作夢狀會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夫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
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山中出者。不受于外。
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
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虛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
以久處。觀而多費。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
遊逍遙之虛。音虛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逍遙
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具之
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
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

補遺卷之三
平是清氣也。此
昆華動地更成
造作然則罪之
誠自然也。又奚
辭然若負建鼓
而求孔子者耶。
俾老曰。芥子對
門待逸多。
一野在耶。空花
亂塵畢竟如何。
保任耶。只當空
空無知耶。曰空
即是花。
康子曰。請莊子
之義。未行不神
湯清降者。據耶
耶。數昧耶。莊之
詳人至矣。應曰

以關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
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溷者。為能用之。故
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杖曰。卽如孔子說求于陰陽十二年不得。此答語
意。全與前不相蒙的乎。非莊子手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虻噬。則通昔音音不寐矣。夫仁義

愆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
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
求於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

幹和頂門眼方
有說話分不惟

莊子用此法來
于亦警用此法

集孔曰何謂也
德曰莊子以淵

漁者喻之文侯
人畏積此乃千

株人首也來于
以爲世奈假註

徒某發天下聰
明好奇之眼此

法更奇一卷曰
莊子到是聲聞

禪來于却是真
祖師語

劉氏見龍圖此
說更奇一曰

蘇地地地地

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去不足以爲廣泉涸魚

相處於陸相音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

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

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

予又何規老聃哉放依也依無爲之風而動也

王志遠曰恂恂常常不緘不續見之使人意消不

使人氣索老子教孔子去驕志與滿態已乃使人

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言殆非真老聃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天運

劉景泰龍世不
更奇。即如歐陽
某古載張路斯
九子化龍。祇堪
一唾。王志遠之
開規其能龍乎。

校曰。這老駝弄
子貢。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老聃方將僂堂而應。徵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
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
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
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
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
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
下。黃帝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
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
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

不至乎孩而始
識此可奇天人
原自一至此則
人與天分矣
作始有倫而今
乎婦女者世能
有好色而已
表于妻于禮安
長敬之儻幾能
解脫
遊舟涉江而曰
設下造舟者有
謂人之患立教
節義而曰善必
至乎學也七情
而逃其恃其
也其詞備也王
法不明反為深
誤所惑東坡言
江姑柱不可奪

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識。則人始有

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

非殺。人自為種。音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

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

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以下平仲云可明

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墜四時之

施。其知音替音於屢音勅。蠹之尾。解規之獸。莫得安其

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

子貢蹙蹙然立不安。鮮規明貌小辭也

郭云。百代之弊。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

今於華發獻形
猶如誣服蝓蝓
使人墨下狹狂
水造林下亦可
在清
劉叔導曰僕味
運著百官本姓
于御史曰大熱
有盡下除奸邪
攻食覆然而後
來成林桑布無
門無幾何以竟
此焉疑為夜叉
所編吐火獸血
委于喪身失余
而終不敢越胡
二好之入更何
揚道請播灰香

於此復何言哉。正曰：聖人裁成揚燾，正爲此自失之弊，不可委也。將曰：法必弊而廢，法乎？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有始弊而大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情利口者執其一害終弊者媚笑之，素無識學之賢者又附和之。或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或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苦？至于不可爲，則付之天命，可歎也。堯舜無不弊之法，而特有不弊之身。川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杖曰：老子時，何嘗有儒墨之名，語意俱無倫次。後一段又當刪，人以莊子訪先聖，皆僞篇之過。

世人要見白鶴
風化之老子所
五千雖復原是
孤雁唳飛嗚見
則舊魚沫之孔
子嘆六經與化
為人正是驚世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鈞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音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復哉。夫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燕雄鳴于上風。雌應于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芻鵠鰓魚傳沫。綱要。

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

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氣化生也山澤經

聖後山歌狀如狸而有豨曰類自為牝牡郭璞註引

莊子鳥鵲瑞乎而生也傳珠魚不交但仰其吐沫也

編要蜂屬唐曰身鵲瑞瑞生魚傳沫也生細腰

者化化生有弟而兄啼胎生佛所謂四生本此

杖云六經皆先人之迹而所傳者先人之神誰能

如白鵝之相視雖雄迎風而化乎不與化為人又

安能化人互相發明此不傳之秘此真莊生鵝視

孔老之語也知無自而不可逃即是神矣

愚曰有弟而兄啼說得如忌出于胞胎可發一笑

然則薛包趙禮盡被賢聖蒸成者乎可發一痛

仲尼為不與而亦何書師之存是子貢之鵝視也近漢曰子貢到老信不得孔元且說得那家愚曰那家亦鵝視也學賢是常事學不賢非孔子不能

知有爲之病，在
刻意矣。知刻意
無爲之病，在乎
不可無才。潛言
無意者，非刻意
乎。雙破雙融，化
虛用實，有無不
落。運太平乎，只
爲意不肯平，故
爾意何相割。聊
用字中解渴，亦
爾則博山如何
是一際乎。等香
曰：乾三連坤六
斷。

按云：收拾歸著
羅漢中，活天下
之病，妙妙金剛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譏，爲亢而已矣。此山谷
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
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
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業者之
所好也。就藪澤，處幽曠，釣魚閉處，無爲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尚暇者之所好也。吹吶呼吸，吐故
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指云無空大空玉出經曰須菩提他相出身處色空無耳而聞雷聲竟無目而向日運有知他鬼神應感度于空作空賦從于空賦則曰若有念耶非賦之所或若無空耶以何所賦空曰正托有意無空之問惠者曰

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別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清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德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刻削也峻其意也

心易曰循天之理表修治之經道民之所當爲此平之至矣意何用刻若標四無早刻意矣

愚曰修治者帝王飲食也無爲者帝王之味也亢則過而壽則享也聖人統乎亢滌天壽不二龍虎濕燥各從其類本治本忘豈不休乎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

一句有意無意
之閒引後世人
刻意作此口角
皆爭累多少

後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追而
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
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
不豫謀。先矣而不懼。信矣而不期。其喪不憂。其覺無
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養。乃合天德。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
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于忤。音
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于逆。粹之至也。

其詞之有益于
學。者。至。切。近。也。
而。人。以。為。堯。唐。
無。用。之。言。及。其。
龍。唐。無。用。也。未。
必。知。也。出。曰。專。
直。以。清。之。慎。罔。
以。汙。之。六。花。以。
流。之。是。能。寶。水。
者。乎。果。其。精。神。



正曰聖人拈休休爲宰相經。卽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靜而聖。動而王。何如不落動靜之中。正乎。杖云。聖人以德具衆美而不自居。乃能爲休休。非若枯槁之士。未透此牢關。以畏事而休休者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

國建越流則變
形無屈之言
凡屬帝之綱而
况其非竟唐十
漢笑曰妙在木
必連亦是同帝
之類
前云恬後乃介
天德此云精通
合于天倫是兩
皆十一層光
支謂鼓山天開
始於姬煉聖凡
忽有固非凡非
聖者如何曰三
十餘日遊在何
處曰遊在非凡
非聖曰能凡能
聖者來又例如
曰三十餘日遊

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私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吳有干漢出類

管見曰。歷敘古人立志各異。若夾濟為亢。孔子為修。伊傅為治。巢許為閒。老彭為壽。述亦似偏。然有不累有無不漸。無因時利用。故為聖賢也。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畱。動合天理。則史累非貴。何從而至。成生謀慮。何由而消哉。純素謂具。則刻尚為假矣。徐節孝曰。楊維清儉在位。士或敝衣求合。

身力其內而
在何處曰過在
能凡能聖學及
此一客曰為其
刻意耳。應曰。這
此道。精。早。是。刻

惟武元衡素好辭美。不改所為。至其議論。則未嘗
有從。此東萊所以賞徐邁也。和洽曰。儉素過中。處
身則可。若崇難堪之行。以備銖銓。必有疾瘁。說激
則容隱偽矣。杜正獻公曰。當履中道。不宜矯飾。朱
子曰。事至過當。便偽。和洽言是也。刻意病矣。歟。須
寤盡無意。無無意。乃可謂之誠意。

正曰。精通合倫。乃體純素。可悟精義。卽是何思何
慮。

涉江曰。世無其病。安有真藥。果其尚志貴精。何妨
刻意。今全無刻意學問者。而預以此放散之手。

教家言離俗融

真文言同其向

俗要乃伯行而

相矛盾乎又與

拔莠又與寓庸

毋乃偏行而相

予肩豈莫是與

俗交蔽而中論

宗之罪或問一

問知何是恬養

知曰明眼者非

如何是知養恬

曰瑠璃掉几或

張問愚者如何

是恬養知曰已

在言前如何是

知養恬曰不落

句後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音滑欲於俗思以求改其

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

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

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明而物親忠也忠純寔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

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備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

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歸曰信行容體說

他說樂在禮前知恬

交養即仁智交則

山谷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始非俗人淫凡曰古今

姓名曰性。性將
無吉性者。皆若
此其俗也。胡休
復曰。虎丘以石
慧山以泉。二山
亦似有熱氣。而
入世俗之味。感
口。今之習莊。得
無二山之熱氣
乎。
文激質。博溺心。
則伏幾不當。蓋
六十四卦。黃帝
不當作甲子干
支矣。且問天地
列許。幾日月星
辰。七十二候。尺
身生許。多經絡
皆節穴道。是支
是質耶。如何博

人惟狂狷不俗。虛舟曰。世人俗于嗜慾。而講學人
之鄙吝相類。護短伎懣。俗何如耶。以方內為拘。而
遜之方外。今方外人之造險鬪狠。以爭名高。奈何
如耶。俗無首。便是無耻。俗忠恕。便是鄉愿。俗剛毅。
便是鹵莽。俗出格。便是隱怪。雅俗對稱。一步深一
步。亦各以其所好而稱之耳。道無異俗。而法有分
別。莊子正欲為俗人而為此語耳。誰看破乎。
古之人。在混沌之中。與一世而得濼。濼焉。當是時也。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
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真之為

如何對請韓子
成血子實再一

魚地實

浙江曰莊大野

作這部書數十

萬言是文誠實

百傳湖心至民

更致亂否

隱故不自隱其

語何如費文已

隱不違親賢不

經依北感彌健

謙故此曲一杖

傲學處處林谷

章編常絕處處

兼上大地一呼

以何必窮途哭

遠池口人多除

燒不恣心智者

除心不除殘賊

而常自歎。達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

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

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浸

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

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又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

復其初。長云心與心
謙知何連

正蒙曰。性無爲。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可

知戒。慎恐懼者。心也。不觀不聞者。性也。思不出位。

內外兩忘矣。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兩忘也。不矜乎

噴求致知動
定智技之旨者
于誠壽曰二氏
悉德士之深者
開尹曰道寓天
地寓術離于寓
道亦不立易之
潛共潛于三百
八十四之中非
或問解于之義
身處沒踪跡曰
用九見羣龍无
首如何是沒踪
跡處莫莫身曰
用六利永貞如
何是返一而後
曰將謂九六長
兩個耶。

身其身人其人。是兩忘也。宗一曰。別傳多互換說。妙以破執。而又破其破。則并心性亦掃矣。陽明日。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是互換否。

研園曰。孔子言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慮學者博非其博。則道以支離龐雜而畔。約非其約。則道以虛無玄寂而畔。莊禪以空虛轉換人。而後予以飲食耳。半路誤殺者何限。大決傷人又何限。

正曰。文質博約。乃天地間一用二之幾也。人心苟庸而好勝。因以奇救庸。而遂有奇險闖勝之禍。因以反本救之。彼奇險者。卽借拔本塞源之說。掃添



彼曰惟有王城
故壤。應萬人如
海。一身藏李端
以題王思道舍
曰。窮海空。職明
覺。則定。定則
隱矣。杖曰。世已
爲吾隱。何勞更
質山抱山曰。若
今爲世隱。何必
不山外。但問爾
避。避莫存行道
心。將謂有以異
乎。愚者曰。世故
不自世。

而便逞矣。管子曰。人不一事。著業不得不多。文質
博約。乃貫混關表裏者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
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
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
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
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寤乎天
下。則淡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宋書隱逸傳云。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目。取因知

李虛子曰孔子
栖皇其腸愈熱
狂生深恨其說
愈發或曰莊子
亦是然腸愈熱
而冷地說說耳
特命認之也竊
敢不自竊。

有破故語較雖
素而荒更有得
細滑曰備高婦
鄙一切以泥神
為樂非樂荒耶

義惟晦道非曰藏身長白曰豪傑有所約結不如
舍去而狂者語以為高陋士飾以自周耳。

杖曰能存身于道即所以存道于身世也深根寧
極之待即莊生不行于時萬世卒賴此言而見先
聖之大全也天下何能窺吾之不可窺乎。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法不以知窺天下不以知

窺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

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

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

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

否。故曰。節性率性。下學而上達。見性而緣生無性。蓋達上而學下乎。陽明日。今是說性。非見性。三一曰。真見性者。止有一事。總謂之緝也可。

姚陟仲曰。醫俗難于醫病。而病乃俗士之參苓。性宗今爲俗宗。而安俗反爲見性之飯盃矣。

杖曰。危處其所而全其性已。又何爲何不爲哉。又曰。道固不小行。而小者未嘗不行。德固不小讓。而小者未嘗不讓。如孔子之於七十子。各行其所讓。而千古之下。亦各識其所行也。得其全者。非莊子。革又何足以知之。

秋水第十七

愚曰智者樂水
高此曼詞耳謝
安石泛海濤而
自在不覺曰如
此將安歸耶請
再旋其面目
杖口卻似一個
具諫方眼底神
子能見大宗匠
底門裏創發生
大漸愧
脫穎曰不與萬
法信者是甚麼
人馬師曰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
水即向汝遊雁
因有直方解道
心如境亦如不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廋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于溥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

是聖賢了事凡
夫今日看來河
伯爲北海若一
口吸盡北海若
又說何人吸盡
耶可惜龐公被
馬駒以西江水
沒頭淋殺矣莊
子以北海波濤
亂漲天下人有
不受其溺者否
或問樂地如何
處分曰河水灌
川河水煎鹽吸
到崑崙頂處處
流甘泉。

于教也。今爾出于涯涘，觀于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
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
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米
嘗以此自多者，日以此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
狂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狂大山也。方存乎見少，
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狂天地間也，不似壘空音之
狂大澤乎。計中國之狂海內，不似稊米之狂太倉乎。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
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

直饒大者末而
小天地猶未許
證其今故也。

前曰盡此矣以
此應道人出世
此曰又何以知
以此舉招人安
于世間。

也。自非格物者以費表隱，何能決信。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于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舜今故，故遙而不闕，投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所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窳至大之域。

杖曰：原始反終，乃知幽明之故。正是知終始之不可故也。不可故，乃煢于故。故，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又誰知大小之何從乎？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闕，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

男夫精小之微也。埤音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闕者，數之所不能窳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

杖云：正說得妙，又落在粗淺處，可惜。涉江曰：又道不期精粗，言大則小者，疑矣。曾知費隱一章大小俱盡，二章毛羽魚鱗皆羽族而必開演之乃驚詫者，天精極頭總評語，價瓦笑翁曰：文

鍊者賢者不相
打爭顯世尊能
貶他何二鐵團
山窮是處富爾
勸若不磨碎怎
顯得性穩樓頭
看飲水之自在
耶托杖子口爭
以我爭何爲魚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僂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音紀約分之至也。既知其總須知約分惜雙一而分殊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櫛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舜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舜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公

楚平
王是

舊義曰。舉天地之全。無以異於稊米。然而毫末之積。高于丘山。貴賤有時。而善用爲貴。常變互異。而偷物家常。豈得聽其相非而不決耶。透過反衍。須知公衍。

正曰。以道物俗爲三種觀。又以差數功分。越操爲三種觀。約分易簡。亦察具矣。人非執別而達總。卽執總而惡別。聖人豁然。卽別是總。所以不壞行布。而另求同歸。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騤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殊技也。鷦鷯夜撮。

湯平朝早平。東
彼接和如健火
釘加森者。是阿
評下。要商聞之

亦是惡說

河伯何不曰

然乎海者汝安

得詭賤之門

愚小大之家

既知分殊則竟

某不可茲論明

矣既知當時顧

俗則三代以下

不可以上古之

治治之明矣莊

子何以應

河伯正疑無貴

賤矣元是非矣

則我之辭受取

台將何所獲

蚤察毫末。盡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

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

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

明矣。然且語而不合。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

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

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緊麗與
擬同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

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縣縣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窳其無所吟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生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謝代也。施川也。不代其德。是爲代。施。劉曰。大變者。一步又退一步也。

杖曰。卽道無生歟。物有終始也。不恃其成。物正不位乎其形也。此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之妙旨。

既安造化何厚
學道數身愈月
天則何貴于道
取只此一問通
待海若不敵翻
頂吐出其摩理
地

河伯曰然則何貴于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于
理達理者必明于權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潤寒者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
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
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
乎天位乎得躋躋而屈伸反嬰而語極曰何謂天何
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
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獨名謹
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補曰自晉書至此凡六問答
如雪浪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歷歷則矣
尤萬頃一碧涵天自非反真之士誰能識之

唐伯赤又廢馬
安知非達達之
權耶馬欲脫開
何妨自廢中土
木不知騎騎法
自來外來則伯
樂久已廢矣試
問口道如何得
廢

郭云人能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安在乎所得有常分矧各則過也反其真爲真在性分也正曰漢儒以及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而邵子曰一端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錢海石曰明于道乃能知權明于權乃能行道鄧潛谷曰伯樂善治馬而馬必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繫之也不獨廢伯樂亦且廢馬

時論曰。九卦履謙制禮。而製制行權。貴川之中節也。可知禮卽大權。知立乃可與權。故爲之辨正權奇。權宜權焉。

杖云。明于權者。便能轉造化之神。不惟不爲物所生殺。偏能生殺萬物。而機不可測。

愚曰。權無我。物有則可立。與權何遠之有。正中者立也。時中者權也。惟無我而好學者。方能知之。

夔。憐。蛇。音。蛇。憐。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

吾以一足吟踞。莊子作吟。並其切踞。物亦切。而行。

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歎。子不見。

杖云。說。謙。果。御。之。說。况。如。心。經。已。妙。極。其。大。神。人。明。無。上。無。等。矣。而。口。揚。論。折。諸。強。矣。以。

莊子秋水篇方
說大理何乃龍
扯龜蛇蛇鼠而
實出心目耶求
後又去得經解
呪果是縱橫段
活具大機用也
耶天用物耶物
周天耶幸是可
識生如何忍略
用。

莊子秋水篇方
說大理何乃龍
扯龜蛇蛇鼠而
實出心目耶求
後又去得經解
呪果是縱橫段
活具大機用也
耶天用物耶物
周天耶幸是可
識生如何忍略
用。

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
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
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
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吞屬
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
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
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觸我亦勝我。雖然，夫
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
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杖曰爲小勝，不如大勝。爲有勝，不如無勝。惟神人

批而論之六
謂工物拙者
類吃人。以山吃
之。謂得未了之
意。非深求之意。
可得。聊作亦且。
何如。高座道人。
對語者。士。作胡
呢。手笑翁。曰。佛
與莊。是古今
第一等。哉。拙者
以其性之。

則無大小有無而不勝人。而人自不能勝之。

寫天新語曰。速莫如火藥之彈。算七日而周地。是
太陽四刻。即彈之周歲也。鼻一呼吸。日行四千餘
里。宗動天行十六萬餘里。慧者曰。更有一速于天
日者。本自如此。乃今知之。此莊子可憐處。

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
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
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
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曰曰陽虎之極
曰何異太極

虎兇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寡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故國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宋當作衛匡衡

杖云我諱窮久矣，乃今始見窮命之有其也，求通久矣，乃今始得通窮之時也，窮通皆有命也，不見其真也，非知命也，窮通皆有時也，不知適時，非自得也，由汝知吾命之所制，乃見于真能適時而不變乎中耶。

杖云此段必是
妨莊子之妙絕
故擬此自誇以
查其小而敗之
乎不則何處得
此相驗

公孫龍問于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
眾口之辨。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音
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
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音大息。仰天而笑曰。子
獨不聞夫埴井之龜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
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
蹶泥則沒足滅趾。音扶音還音旋音奸音辨與科斗。莫吾能若
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

繁矣。於是遠巡而頽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澇，
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
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
也。于是埴井之龜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
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于莊子之言，是猶使
蚤負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遺與？且彼
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與然四解，淪于不測。
無東無西，始于玄冥。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

且吐舌樂大小
莊子早故公孫
龍駭。

以察索之以辨。是真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
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
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
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奸。赤虫也。
商。矩。虫名。

愚曰。公孫龍離堅白。翻名實以困人。不過大小互
換耳。莊生取其大小互換以爲玄。而又欲壓之以
爲名。公孫笑破口矣。按公孫龍子曰。聖人之道。猶
坦途。諸子之說。猶斜運。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運
者。多荆棘。是則劇中了然矣。爾此白馬非馬之辯。

特逃玄設難以取獲耳。亦安知非膠盆驗人而令

其不惑也乎。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歿已三千

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歿爲器

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

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濮水也。

易曰。遊尾之屬。不往何災。張辨胡昭孟德不強屈

之。文舉復戀大中大夫。此自往取災也。尾不爲天

下先。其中屠蟠乎。司空圖已屬矣。

濮水持竿不顧。老鈞個甚麼。使者曰塗中之龜可食也。醫者曰生龜之甲可藥也。莊子如之何。與。蓋曰龍無角。龜曳尾。或藏於穴。或六齒。或自。有常貨。原不作。生於計也。愚者。衆拂子曰。且看。他曳尾何如。

惠施如此出與
耶則教五日惠
子錯矣惠于克
讓莊子作州不
知如何出鱗度
父曰莊子必不
作深相御者聖
王請能為相而
後計之費弄耳
笑翁曰接教人
驚殺人愚以總
妙遊客作相接
而殺之便與庸
談惠于若于此
將下得一嚇相
取此乎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于是惠子恐接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
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于南海而
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子
是鴟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
之梁國而嚇我耶

愚曰知韋忠之嚇華顛傳假之嚇玄晏乎知陶謙
之嚇許邵孫權之嚇張昭乎莊子不能治事而大
言誕世惠子故意嚇之何為不可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儻然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丹鉛錄曰：曾晉狂者，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可我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敘五曰：由此論之，濠梁一沂浴也。

歸曰：一論大通之理，二論大勝之力，三論達命之

網透全歸木空
以何爲今或舉
鴻濛掛輝靈
曰遊歷者曰鏡
波掉臂便打念
奈眼觸燒燒
不能勾出網

事。四論至言之妙。五論全身之高。六論心知之道。
王宗沐曰。莊于一部。惟此篇深言之。禪書萬卷。皆
不出此。惠則曰。莊于一部。惟此篇淺言之。

紫柏曰。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古非意而
不真。真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實。無實則無同。
若然。同而無待。異亦無待也。譬如一指。屈伸。伸喻
同。屈喻異。故正伸時。伸本無待。正屈時。屈亦無待。
雖殊。且道。離屈伸之外。全指在甚處。

杖曰。自知之。則知天地人物之知。自亦有所不知。
則知天地人物。亦有所不知。此天下之真知也。惠

莊一投激揚知音有幾

或曰剛卻鳴嚇一投秋水其大觀哉。意曰莊子一
肯。不過以大嚇小。以成嚇生耳。謂一豈不過以無
嚇有。以不可知嚇一切知見而已。此篇讀在風憐
目。目憐心。淚上海旋。然可憐生。